

10月19日的上海国际艺术节,有两场很吸引我的音乐会同时进行,一场是在上交音乐厅的“狼女”埃莱娜·格里莫的钢琴独奏音乐会,一场是在上海大剧院的德国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与小提琴家弗兰克·彼得·齐默尔曼音乐会(见图)。分身无术,思量再三,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齐默尔曼这些年数次来沪,每次都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而且由德国乐队演奏全场勃拉姆斯作品,应该是品位纯正,原汁原味。

作为国际顶尖的小提琴家,齐默尔曼原来使用的是一把1711年制造的斯特拉迪瓦里琴“基因夫人”,原属一代小提琴泰斗弗里茨·克莱斯勒,由德国的一家银行提供赞助。音乐会前才得知,那家德国银行近年破产了,那把价值连城的“基因夫人”也随之离开了齐默尔曼。到达上海后,一位神秘的中国收藏家出现了,他去年刚竞拍而得一把1727年制造的斯特拉迪瓦里“杜庞将军”,之前的主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格吕米欧,市场价值近亿。齐默尔曼试拉之后,一“拉”倾心,非常喜欢,当即决定上海



的音乐会,就用这把“杜庞将军”。初次试拉一把难以驾驭的名琴,就决定在音乐会上使用,难得一见,难得一听,充满风险——齐默尔曼够率性的,也说明他艺高胆大,敢于挑战。难怪在一开始演奏勃拉姆斯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时,齐默尔曼的技术依然十分纯熟,但琴声的音量有些偏小,不似以前我们所熟悉的那样舒展、洪亮和“奶油”。对“杜庞将军”的磨合,毕竟要靠时间的,尤其是多年不用的名琴。而勃拉姆斯的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乐队部分的分量又很重,对独奏小提琴家来说,难度更大。说实话,初试一把琴就登台演出,也只有齐默尔曼这样的顶级高手才敢所为、才能所为。在拉完“D大调”后,齐默尔曼安可一曲巴赫无伴奏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中的

# 艺高胆大的齐默尔曼

◆ 任海杰

“快板”,技巧高超,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那个熟悉的齐默尔曼又回来了。同时发现,这把“杜庞将军”的琴音确实一流,如果让齐默尔曼多熟悉后,应该会更加得心应手,所谓好鞍配好马,英雄有用武之地。

执棒音乐会的是芬兰指挥家尤卡·佩卡·萨拉斯特,颇具绅士风度和北欧人的冷峻气质。他不动声色,布局周到,将北德人勃拉姆斯的严谨雄浑和逻辑理性解析得透彻细致,音质硬朗,甚至有些许西贝柳斯和尼尔森的音韵。这再次证明了法国史学家、批评家丹纳在其巨著《艺术哲学》中提出的观点,也由此可见一位指挥对塑造乐团音响的重要性。在演奏完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后,安可两曲: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的第五号和第一号,乐团到此放开,进入热态,把音乐会推向了真正的高潮。



■ 齐默尔曼与指挥萨拉斯特 郭新洋 摄

## 奇巧形式,独特之美

——室内乐欣赏片谈之三 ◆ 张可驹



■ 莫扎特《弦乐五重奏》的唱片

最后一个乐章方柳暗花明,该作不愧为莫扎特的“命运五重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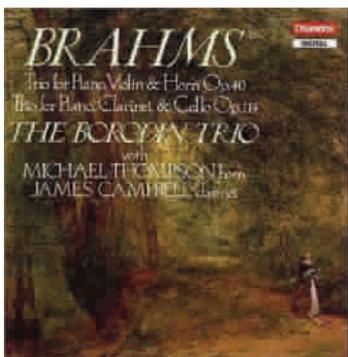
舒伯特后期的《C大调弦乐五重奏》D.956在音乐史上有独特的地位。莫扎特在四重奏的编制中加入一把中提琴,他则是加入一把大提琴,音响之雄浑越发明显,三、四乐章呈现出交响化的倾向。不过,D.956最鲜明的特点还是前两个乐章所流露的非尘世的品质,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将该作的慢乐章选为自己的葬礼音乐。

勃拉姆斯晚年创作了弦乐五重奏 Op.111,它的第一乐章却是最富青春气息之作。据说,作曲家原本打算完成该作就封笔,后来却由于重新认识单簧管的魅力而写下单簧管三重奏、五重奏各一首,还有他最后的室内乐——为单簧管和钢琴而作的奏鸣曲二首。前述的《圆号三重奏》则是他中年的创作。

不时听到勃拉姆斯的音乐被称为晦涩,一些作品也的确证实了这种观点。可在管乐器参与的室内乐中,勃拉姆斯往往会流露出最温情脉脉的一面,同时也是最为内在的。浪漫主义时代的音乐追求歌唱与诗意的效果,管乐有时类似人声的品质恰好贴合这样的追求,圆号丰满的音质,悠远的特点使之成为某种象征,单簧管宽广的表现力也令作曲家们对其青睐有加。

在《圆号三重奏》中,“保守的”勃拉姆斯甚至没有依照传统构思写下一个富有动力感的开篇,第一乐章舒缓而富于深情的特质是圆号带给他的灵感。柔板乐章呈现出一种理想化的忧郁:音乐是伤感的,充满黄昏的色调,作曲家却不沉溺其间,而是能够既冷静,又犀利地刻画内心的忧郁。这不是莫扎特、贝多芬式的深刻,却足以到达“写情如此,方为不隔”的境界。《单簧管五重奏》Op.115是勃拉姆斯笔下典型的“秋天的音乐”,但作品在萧瑟中又有一份清新之感,作曲家在其中向莫扎特致敬——后者创作的《A大调单簧管五重奏》K.581同勃拉姆斯的作品遥相呼应,都是二人最伟大之作。

现场聆听“奇巧形态”的室内乐的机会相对少一些,但唱片还是能让我们充分享受的。倘若还未曾涉猎的话,不妨从小提琴家格吕米欧领衔的莫扎特五重奏、勃拉姆斯《圆号三重奏》的录音(Decca发行),或埃默森四重奏与罗斯特洛波维奇合作的舒伯特D.956,与David Shifrin合作的两首单簧管五重奏(DG发行),这些十分常见的录音佳作作开始。



■ 勃拉姆斯《圆号三重奏》的唱片

室内乐通常被认为是特别讲求理性的一种体裁。确实,同乐队作品相比,寥寥几件乐器演出的室内乐几乎完全不能倚重外在的音响效果的渲染,而需要以严谨的构思来支持音乐的展开。可另一方面,室内乐又是一个形式尤为多变的、自由的体裁。在“正统形式”的弦乐四重奏、钢琴三重奏,为小提琴/大提琴与钢琴而作的奏鸣曲之外,作曲家们采用各种乐器自由组合而写成的“奇巧形态”的室内乐杰作比比皆是。

按照比例来说,写作交响乐或协奏曲时,倘若将乐队中三分之一的乐器完全更换,未免过于惊世骇俗。而当勃拉姆斯为圆号、小提琴和钢琴创作一首三重奏时,我们可能会感觉它是最容易接受的音乐杰作之一。第三篇文章就略谈一些“奇巧形态”的室内乐。

首先是弦乐五重奏。相对而言,它还是比较成系列的一个体裁,促使其走向成熟的是鲍凯里尼,而将它带向高峰的无疑是莫扎特。继少年时的初作之后,莫扎特写下两部如同双子星般的作品,《C大调五重奏》K.515与《g小调五重奏》K.516。前者的开篇极好地诠释了音乐中的幽默,后者却深入意想不到的悲剧腹地,其“单刀直入”之果断,莫扎特的两首小调协奏曲也仅能勉强与之相比;直到

## 尼尔森斯将成为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新帅

◆ 柳迅



尼尔森斯,拉脱维亚人,母亲是里加第一个早期室内乐团的创始人。他4岁起接受音乐启蒙,5岁时被带到里加歌剧院观看瓦格纳歌剧《唐豪赛》,感动得哭了好几天,6岁进入音乐学校学习小号。有一次,乐队排练,担任指挥的老师迟到了,尼尔森斯站出来拿起了指挥棒,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指挥经历。若干年后,拉脱维亚最著名的音乐家、指挥大师杨松斯率领奥斯陆爱乐乐团来到里加,有一个小号手突然生病,乐团经理急得团团转,寻找接替者。尼尔森斯自告奋勇,未经排练就临时加入乐团演出了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给杨松斯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由此被大师收为弟子。24岁那年,尼尔森斯成为里加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崭露头角;不久,英国伯明翰市交响乐团聘任他为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

意大利著名指挥家里卡多·夏伊不久前接任瑞士琉森音乐节音乐总监,他宣布,2015-16音乐季结束后,他将离开莱比锡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不再担任该团的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乐团不可一日无主,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迅速开始物色新掌门人。近日,该团宣布,他们已与现年36岁的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当红指挥安德里斯·尼尔森斯签约。

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与尼尔森斯签订的是一份为期五年的合同,他将于2017年走马上任,接替夏伊,执掌这个拥有辉煌历史,曾由门德尔松、尼基什、富特文格勒、瓦尔特、马苏尔等前辈大师率领,首演过舒伯特、勃拉姆斯、瓦格纳作品的世界一流名团。

尼尔森斯同时将履行自己在波士顿交响乐团的职责,他与该团的合同签到了2022年。

尼尔森斯是当今世界乐坛最有才华的年轻指挥之一。他形容自己接受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的聘任是“非凡的责任、非凡的工作,还是极大的荣耀”。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很荣幸能带领两个如此出色的乐团,必将尽力完成两团对“音乐总监”或“首席指挥”的期待,包括维持音乐水平、孕育新作品、扩展听众群、培养下一代听众等。

而这两个位于大西洋两岸的乐团已经未雨绸缪,计划通过“共享指挥”而得益:波士顿交响乐团将在自己的城市举办“莱比锡周”,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则在德国准备了“波士顿周”,两者都会到对方所在地演出自己的拿手曲目,与对方听众共享音乐的无限美妙。

## 天雷一声大地春

——听格里格钢琴协奏曲 ◆ 蔡西民

### 春天的到来

格里格钢琴协奏曲的起始部分是钢琴协奏曲中易记度和辨识度最高的开篇之一,那一声明朗开怀的弹击足以在爱乐的心中刻下一道深深的难忘的印记。

一声春雷之后,阵阵春风吹拂涓涓的细雨洒在原野之上,铺陈着未来的希望。柔弱的春芽破土而出,完成了生命中第一次坚决的主张。

### 春天的伤感

很多时候,春之最美恰在于惜春之怨。春天的绚丽总是太过短暂,而暖暖的韶光也总会穿过光阴的迷雾触动我们心上最柔软的地方,让我们对匆匆掠过的春天心生怜惜。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燕未归,花已落。在欣欣向荣的春光之中,最容易弥漫的竟是多愁善感的哀怨。

### 春天的希望

不管春天是如何的短暂,春天的希望总是为我们留下春天来过的痕迹。最后的乐章从惜春的伤感转为春种后的展望。音乐的情绪一下子变得开朗。意境也高远起来。

那一颗早先播下的种子一定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繁荣的色彩,这种对未来的希望让此刻的音乐更加饱满而激情。欣喜而生机盎然。

当最后的高潮来临之际,我们毫不怀疑春天的绿洲一直驻扎在格里格的内心深处。